

紅玫瑰

第十三期——第二四一號 第七卷

上海書店
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

2429.6

24

红杂志·红玫瑰

(全四十一册)

上海书店出版
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刷七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1128

1989年12月第一版 1989年12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400

ISBN 7—80569—183—5/I·57

精装 定价：1380.00元

第二十四期

紅玫瑰

第七卷



紅玫瑰第七卷第二十四期目次

■三色版封面

張蓉芳女士

吳樹滋攝贈

■銅版插圖

王雪芬女士等共十幅

陳傳霖等攝

■文字

驚

侯霞儷

良心救國

徐國楨

生離

蕭舜萍

應崇拜的英雄

陳鶴麓

抵制日貨的我見

王崧

最簡略的日本侵華重要事跡

楊花



小池龜太郎

徐卓呆

自強

徐國楨

國哀

褚玖儀

假倭子說

王鬚子

外交祕約

柳村任

姜元寄曼貞

周劍簫

瀋陽歸客談

張冠和

甲教師

阿弟哥

末一個

單藥凡

雨夜槍聲下

柳村任

挾泰山以超北海

劉庸伯

別有天地(第二十四回)

張恨水



花前小語

茗·狂·

這一次的特刊彈戈號，雖是爲了急於要刊行出來，籌備的日子來得短促一些；然而賴了各文友的竭誠相助，居然也把牠弄成功了！內容也各類都有，成績總算還不怎樣的壞。而就另一方面講起來：當各文友寫這些稿子的時候，一想到時局陷危，國亡無日，心中正不知是怎樣的憤慨和悲痛，故寫出文字來，自然也帶上些淒愴的調子，肅殺的音節；換一句話說，也正是血和淚所組織成功的一種文字啊！諸位讀者對於倭寇這一次的暴行，本來已是十分痛心的了；讀了這個專號以後，更不知有上怎樣的一種感想？

關於抗日救國一類的文字，我們抱著多多益善的宗旨；凡是寄來較後，不及列入這個專號中的，仍當爲陸續發表；併不是說出了這個專號，就算盡了一種責任，把此事告一段落了。所以，諸同文此後如有這一類的稿件寄來，我們仍是十分歡迎的！

在此，順便還把一個不幸的消息報告給諸君：民哀忽然病倒了，而且病得很重；生死朋友祇好暫停一期。現在，我們惟有望他早占弗藥，仍把這長篇寫下去罷！



驚

優

霞

昨天晚上聽了一整宵的鈴聲，今天早晨就醒得非常之遲，而且雖是醒了，也不是，睡眠已足的醒，而是給一種清脆的談話聲所驚醒。

.....

「路上好走嗎？」

「走是好走的，只是人擠一點。」

「不檢查？」

「不檢查，反正我沒帶行李，而據說

日本兵對我們女人是特別客氣的。」

「你真能幹……」

朦朦朧朧的聽着這對白，睡魔倒漸漸給趕走了。披了衣坐起來時，倒又想不

出這大清早家裏來了什麼女客人。聽口音是道地的遼寧話，而且似乎又很熟的。

「溥君，剛才到了什麼客人？」我問那垂頭默坐在窗前的溥君。

「我也不知道是誰，一個年青的女人。」

「一個年青的女人，」是誰呢？昏昏沉沉的頭腦裏一時總也想不出來。「莫非是尼嫂，心裏確也這麼轉到過，但再一轉念却又覺得不會是尼嫂，在這個日兵到處鎗殺奸淫的恐怖中，像尼嫂那種十足的貴婦人，躲在A埠的家裏還要怕危險，那能跑到省城裏來？或許是A埠更比省城糟糕，特為逃來躲避的？」

「就祇一個女人嗎？」我問溥君。

「就祇一個。」

這答話把我疑心尼嫂來逃難的假設又推翻了……

洗着臉，忽然聽到了軋軋的飛機聲。飛機在這兒是每日能見到的，連孩子們也因看慣了不大愛看。但今天他們却在看着，並且高聲的喊着「撒撒撒！給咱們看！」原來那飛機飛得特別低，撒着傳單。

「叔，怎麼現在的飛機塗上紅色了？」七歲的琪琪把小手指點着機翼上的旭日間我。

我默然了，想把飛機給日本搶去了改塗旭日的事情告訴他，又怕他未必能懂得，沒法子，祇能這麼的對他說道：「你知道這幾天爸爸不上廳裏辦公了，是嗎？」

「知道呀，因為廳給日本鬼子佔去了。」

「對，同樣的日本鬼子把我們的飛機搶去了。」

「那末日本鬼子難道就是鬍子？」（案即鬍匪）

「比鬍子還兇呢！」

「那我去叫巡警來捉他！」（聞語日本人的命令）

「……………」

我說不下去了，看着孩子臉上單純的憤怒，我祇想抱住了他就叫幾聲，出出我心頭的憤痛。

「琪，我又想到那來客了，「來了客嗎？」

「正是，尼嬭來了。」

真是尼嬭！她來幹什麼呢？我就匆匆的洗完臉拉了琪琪去。

「受驚了，陀弟！」正和大嫂講着的尼嬭，不脫北方人的禮貌向我點着頭道驚。

「大家受驚了，A埠的情形怎樣？」

「還好，」她說，「因為各機關都聽日本人的命令。」

「省城可不得了，給日本兵鎗殺的行人不知多少了，」我說着，又想到說是在十八晚上返家去的尼哥來：「尼哥倒正巧，在事變前恰恰回了家。」

「沒有呀！」她帶着慌懼的神色說了：「我上省來就爲的他，因為聽說省城裏穿洋裝的人非常危險，所以我特爲帶了長衫來。一下車跑到他的住處，房東告訴我他好幾天不去住了，恐怕已進了城。我就跑到這裏來，誰知說他說道回家去了。」她着急的說着，氣也帶喘了，汗也流了一額。

「怪事了！」我吃了一驚，「他是十七下午到這裏的，說十八晚車回家去。事變後我們正在說着他的運氣真好，誰知竟沒有回家那末……」我趕忙縮住話，心上掠過了不

吉之預感的身影。

「也許他躲在別個同學家。」大嫂說。

「我也這麼想，現在就想去找一找。」

「稍微坐一忽吧，吃點點心再去。」

「不吃了。」尼嫂拿了一個小布包站起身來，着急着要走。我想到她現在心裏的着急，便對大嫂說不必留她了。

「那末找着了就一道來吧，等着你們吃午飯。」

「一定來的，再見。」尼嫂跨上洋車去了。我們一家子人都說她真比男人還能幹，跑來跑去的。

尼哥和我們是表親，現在在省城的一隻中學校教書。差不多每一個星期六的晚上，他總從學校裏跑到我們家來；他是談諧的，講起話來又是滔滔不絕的，所以我們一家子人，對他於威誼上的歡迎之外，還另有着一種愛他有趣味的歡迎哩。

十七那天的晚上他到我們家來說十八晚事要回一次家。十八晚上日本的歐兵就

砲轟我北大營了。當十點多鐘我們睡覺的時候，零落的砲聲已在響着。

「鬼子兵又在演砲了。」

我們聽着只是輕描淡寫的說了一句，凡是住在瀋陽的人，原是聽慣了演砲聲的。我們像平日一樣的安臥在床上，撤去了一切思索，凝神睡去。可是，也不會睡熟的多久，我是給一種轟炸聲音驚醒轉來了，在昏黯的燈光中，瞧得出玻璃在震撼了，砲聲和鎗聲密接的響着，遠處狗在狂吠。

「不好！」我聽了忽霍地從床上坐起，披上衣裳跑到隔壁，哥他們也都坐在床上，顯著驚惶的神氣靜默着。有幾個在瑟縮着發抖。

「今晚上一定有事變。」大哥望着我說。

「恐怕是幾日來的謠言成事實了。」我說。

原來自從中村事件發生之後，瀋陽早就盛傳着謠言，說是日本人要用武力解決了，日本兵已開到了不少。在日本站租屋住的尼哥也說過「這幾天風聲不好，日兵在白晝也在街上演習。」

潘陽是給日本佔據了，佔據後的表現就是殺和搶，雖是我們家沒被搶，人也沒被殺，但一到夜裏就恐怖着，燈也不敢扭亮，睡也不敢睡，一聽見近處有鎗聲時，大家便發着抖伏在地上。恐怖呵！在異國禽獸的鐵蹄下的潘陽市民！

.....

時間是快近午了，人家煙突裏已冒着午飯炊煙，尼嫂却還沒回來。

「我看尼有危險。」幾天來給種種憂傷侵襲着的大哥，連嗓子也啞了，微微搖着頭說。

他這預言和我的預感相符，因為我們確實的知道，日本對於穿西裝的中國人非常之仇視，一見到不是刀扎就是鎗殺，而尼哥正是穿西裝的。我設想假如他從宿處進城來時，無論如何逃不過日本兵的防線，那末日兵即使不就刀扎，也一定要侮辱他一下，開開心，那末不肯屈辱的尼哥必定反抗，那末日兵一怒，就……啊，我不敢再設想下去了，我的身體已如浸在冷水中了。

「凶多吉少！」大哥又憂傷着說：「尼的夫人怎麼也不回來呢！真是的！」

是的，尼嫂怎麼還回來呢，依時間，無論找到找不到總該回來了，難道她也遭着了危險？

一想總是往危險上面想，實在這幾天事實太使我的心理趨向於恐怖了。

外面有人在打門了，如擂鼓一般的。這使我們大大的吃了一驚。原來自從瀋陽失陷之後，我們的大門就老是關閉着，來打門的人也總祇輕輕的叩幾下，表示他是熟人的樣子。現在，打門者竟如擂鼓一般了，莫非是日兵或是土匪？

女人們全嚇得臉色轉變了，原先面窗戶坐着的都閃避了一旁，似乎這樣子就不會給日兵聽見而免了危險般的，聲息也全無了，只是驚慌着面面相覷。我躡足地走了出去。

「開……開門……」

外邊這樣的喊着，聲調是女人的，發着抖顫。

一聽見是女人的聲音，我的膽就大了起來：先問了一聲是誰，接着就把門開了。（我心裏當是尼嫂回來了）

進來的是張家伯母，這老太太的突額角上掛滿着汗，嘴張開着，眼睛發瞪。我有點想

笑但忍住了，請她裏屋坐。這時嫂她們也出來招呼了。

「真嚇死了我，薩太太！」張太太一面進屋去一面對大嫂說。

「怎麼會事呢？」

「唔，剛才我從家裏出來，想到這兒來問問可有什麼消息。走到警務處門前，眼瞧見幾個鬼子兵在搜查一個女人的箱子，我放緊了脚步走過了再回頭去一望，那鬼子兵却把女人的旗袍下擺揭了起來在大笑；走了幾步再一望，鬼子兵把那女人硬拖到裏邊去了！該死！該死！嚇得我拼命的逃跑來！」

她說完了拭着額上的汗液，又說道：「那女人也打扮得太漂亮了，年青的人在這種時候是不能再妖妖怪怪的了，不是嗎，薩太太？」

張太太不多久就回去了，說恐怕孩子們在家裏害怕。

「照這樣子，尼夫人也怕……」大哥蹙着眉說。

這確是很費解的，無論找得着與否，依時間尼嫂確該來了，然而竟不來。現在又聽了張太太日警日兵獸行的講述，不由不使我們想到不幸上去。

「不要管，開飯喝酒罷！」生平就只嗜好酒的大哥，顯着「萬事全拋棄」的神氣吩咐。然而酒落愁腸，正合了詩仙李白的「舉杯消愁愁更愁」了，祇是嘮嘮叨叨的說尼哥不應該不回家去，尼嫂不應該再穿得花花綠綠，「全是小孩子，時勢也不看看明白的！」他端着酒杯憤憤的說。

幸而，謝天謝地，尼嫂平安地回來了，同着尼哥。

「你走到那裏去了呢？寶貝！」一見面大哥就像責備孩子似的大聲說道。「我是急死了！」

「我在一個同事家裏。」

「怎麼不來一趟呢？」大哥說着乾了一杯。

「是要來呀，但同事不放我走，他的老母親也不放，說是她家裏人少，叫我在着可以壯壯膽。」尼哥帶着笑抱歉的說。

「諸事大吉，大吉，吃飯罷！」大哥又乾了一杯。

「我真害怕呢！」尼嫂說：「當車子拉到大西門外頭，眼瞧着一個日本兵在把」